

关注

把创作的根扎在文学上
把艺术的苗育在剧场里

——“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扬剧启航”活动观察

□本报记者 杨茹涵

《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提出,要明确院团职能定位,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戏剧品种、不同戏曲剧种、不同院团实际情况,推行“一团一策”发展模式。中国戏曲剧种丰富、院团数量众多,政策的落地成效,最终需要依托具体剧种的实践来检验。作为扎根江淮大地的国家级非遗剧种,扬剧融合香火戏、花鼓戏、扬州清曲三大艺术根脉,百年间流转苏皖沪多地,沉淀着独属于江淮地域的风土人情与大众文化记忆,是江苏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名片。

立足戏剧振兴的全新起点,百年扬剧如何守正创新、顺势而为?地方戏曲如何扎根地域、紧跟时代实现长效发展?为解决新时代戏曲传承命题,近日,“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扬剧启航”活动在江苏扬州举行。此次活动涵盖剧目展演、学术研讨、史料发布、人才交流、联盟组建等多元环节,汇聚业界、学界多方力量,以扬剧的创新实践,为戏剧振兴探索可借鉴、可复制的发展经验。

以扎实文本厚植剧种的舞台表达

剧目是检验一个剧种艺术生命力的试金石。此次展演活动中,来自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江苏省演艺集团扬剧团、仪征市扬剧团、江都区扬剧团的优秀演员轮番登台,带来七场题材多元、意蕴深厚、风格各异精彩演出。一系列新作、改编之作,清晰呈现出当代扬剧的创作自觉:持续深耕剧本,以丰厚的文学底蕴涵养,提升剧种现代品格。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谈到,近年扬剧新编剧目普遍具备较高文学性。“戏剧就是一个不断地把观众的情感卷入到剧情的过程,无论讲述哪一个时代的故事,都要与当下建立精神联结,让古今观众能够心意相通、产生共鸣。”剧种的长远发展,离不开优质文本的持续支撑。扬剧的文学价值,正体现在不止于完整铺陈剧情、设置冲突,更善于体察人性幽微,以诗意凝练的文字,描摹人性的挣扎、坚守与抉择,让传统戏曲拥有深沉的人文底色。

除了格局开阔、制作精良的大剧场剧目外,此次展演的两部小剧场作品《千里江山》《观沧海》,凭借细腻的演绎、极简写意的舞台、深邃思辨的文本表达,跳出传统的叙事范式,向内掘进深挖人物的精神世界,成为扬剧探索文学性表达的实践样本。《中国戏剧》杂志原主编唐续华谈到,《千里江山》以传世名画为依托,聚焦少年画家王希孟与宋徽宗的艺术理想碰撞,以浪漫笔触叩问艺术初心;《观沧海》借三国历史与经典诗作,以“空食盒”的精巧意象,铺陈曹操与荀彧的心理博弈、理想裂隙。作品不追求情节的铺张繁复,而是以诗性的文学笔触叩问理想与现实、初心与权力等人性母题。依托小剧场近距离、沉浸式的观演特质,精微表演与诗性文本相辅相成,让文学深处的思辨力量直抵人心。

立足文脉沃土,扬剧的艺术创新仍在持续拓维。此次活动正式启动原创扬剧系列工程《扬州画舫录》,以清代李斗经典笔记文学为蓝本,计划推出24折独立成章、可分可合的系列折子戏。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赵建新表示,清代扬州曾是中国戏曲的南方码头。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便记载了当年昆腔、乱弹诸腔并奏的盛况,盐商家班与民间草台各擅胜场,这段历史更是推动了花雅之争与徽班进京。《扬州画舫录》系列原创剧目创作规划,彰显出剧种与一座城市之间双向赋能的关系,也成为地域文脉转化为舞台文本的又一例证。

人才接续让剧种生生不息

戏以人传,艺靠人兴。地方戏曲院团面对的,从来不只是排几出戏的难题,而是人才不能接续、如何接续的问题。无论是新编大戏、兼具实验特质的小剧场剧目,还是传统经典折子戏,这些舞台成果的精彩呈现,都离不开

近期,网络上名为“狗熊哆嗦毛”“闪身步”的舞蹈动作持续走红,围绕它们的模仿和“二创”不断涌现。这些内容把国家级非遗安徽花鼓灯、山东鼓子秧歌中的民间舞段带更多人的视野。这样的相遇值得珍惜。对传统艺术而言,多一个愿意靠近的人,就多一种继续交流的可能。

这些看似“抽象”的动作,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出自多年前北京舞蹈学院录制的民族民间舞专业教学视频。也就是说,网络上的模仿和“二创”并非与专业传统毫无关联,而是从既有专业资源中生发出的再传播。正因如此,面对网络传播,不必急着担忧年轻人把它“跳歪”了。这些动作看上去好玩,真要模仿却并不容易。许多人正是在尝试中发现动作并不简单,也在比较中意识到专业表演另有门道。更重要的是,模仿最初的感受可能只是快乐,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进一步认识舞蹈的起点。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模仿是否标准,而在于它能否成为继续了解的契机。因此,如果一开始就要求观者熟悉舞种历史、掌握全部规范,交流就容易止于第一步。民间艺术本就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连,参与时的兴奋、笨拙和笑声都有其位置。专业工作者可以保持艺术判断,同时给初学者留下从不会到会的空间,让一次不那么标准的尝试获得继续学习的机会。这样,专业标准与大众参与就不是彼此对立,而是可以在交流中逐步靠近。

以“狗熊哆嗦毛”为例,它是鼓子秧歌的基础动律之一。名字听着诙谐,实则对发力控制要求很高:舞者需以腰腹先带动大臂,力量顺势传导到全身,再配合鼓子秧歌

一代代扬剧人的接续奋斗。

扬剧史上首位女花脸演员徐梦雪,在折子戏《芦花荡》和小剧场扬剧《观沧海》中均有出色表现。作为一名“95后”,她已有近20年的戏龄。都说“千生万旦,一净难求”,在戏曲行当中,花脸多以粗犷豪放、威风凛凛的人物形象为主,有的角色还要求演员掌握翻打扑跌等功法技巧。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剧团,徐梦雪都深知,花脸行当对体能和功法要求极高。“女孩子的体力、体能跟男生有差距,所以我私底下必须拼命地练、拼命地练。不是说一定要超越男生,更多是为了克服自身局限。”徐梦雪说。

出身戏曲世家的青年演员游佳琦主攻文武老生、小生行当。舞台之上,他是《千里江山》里的王希孟,是《三江越虎城》中的秦怀玉,是《夜奔》中的林冲。“武戏不只是炫技,更要让观众看见角色的勇毅。”游佳琦谈到,在学艺的过程中,他慢慢懂得,所有翻腾、亮相,最终都要服务于人物的内心,招式里要藏着人物的情绪与抉择。

此次复排上演的《百岁挂帅》,是扬剧史上的标杆剧目,也是全国同名“杨门女将”题材剧目的艺术源头。舞台之上,扬剧老中青三代演员与七届学员班学员同台亮相,展现出行当齐备、文武兼擅的艺术特色。饰演穆桂英的青年演员汪媛介绍,这出戏不同于其他剧种多侧重表现将帅的杀伐英气,扬剧更注重刻画人物的柔情与大义,使形象层次更加饱满立体。作为大型群像戏,如何让人人立得住、整体成气势,既是排练的最大难点,也是该剧的独特魅力所在。柴郡主扮演者彭楷仪表示,整部戏人物形象层次丰富,排练中,全体演员在贴合人物身份塑造角色的同时,统一身段走位、规范舞台调度,使整场演出画面大气规整、气势磅礴,也让每一个小人物鲜活立体、有血有肉。

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所长李政成介绍,自2007年起,该所与扬州文化艺术学校深化团校共建、联合办学,确立“京昆打底、剧种立身”的教学理念,构建“院校招生一在校培养一院团使用一舞台淬炼一高校深造”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建设成效持续显现。至今累计培养100余人,并在专家过程中系统开展唱腔、身段与剧目实训,聘请行业专家进校传授经典折子戏,推动后备力量从“有人可接”走向“源源不断”。

全国政协京昆室副主任刘侗表示,全国47所戏曲职业学校的在校生不过9000余人,相对于348个剧种、上千家院团的人才需求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从全国范围看,戏曲基础人才培养总体仍显不足,扬剧却‘脱颖而出’,为行业提供了鲜活样本。”

“一个院团的精品剧目想要代代流传,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依靠人才完成艺术代际传递,经典作品才能常演常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剧目质量是发展的基础,人才是成事的关键。”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高级编辑

让民间舞先“玩”起来,再“沉”下去

□王秀庭

标志性的十字步,全程保持稳沉坚韧的状态。动作越抖越有劲儿,气质憨直又奔放。山东歌舞剧院创作的舞剧《大染坊》,在谢幕时以一段气势磅礴的群舞,让更多人直观感受到“狗熊哆嗦毛”背后的非遗功底。正如网友所说:“跳山东鼓子秧歌,一个人是搞笑,一堆人是有趣,一群人震撼。”演员们将经典秧歌动律融入山东本土舞剧之中,把齐鲁大地的雄浑气场充分展现出来。

同一个动作,为什么不同人的模仿和表演会带来不同感受?关键往往不只在单个动作本身,而在动作与动作之间。身体如何准备、力量何时释放、结束时如何衔接下一步,都会影响舞蹈的分量。孤立地模仿一个姿态,容易只抓住轮廓;沿着连续动作观看,才能逐渐辨认其内在的运动秩序。集体舞蹈的吸引力并非来自人人同做一个动作,还来自各有所长、彼此配合。若镜头永远只追逐最醒目的一人,许多关系就会被留在画面之外。把镜头拉近,观众才能看见整体场阵。舞者从哪里进入、怎样交错、何时聚拢、如何散开,构成不断变化的空间。一个人的路线要与其他人的路线相接,一个动作的完成也要顾及整体运行。这种合作使个人力量汇成群体气势,也正是鼓子秧歌值得细看的艺术内容。

短视频传播与舞台艺术之间,从来不是此消彼长的

刘玉琴看来,发挥剧种领军人才的标杆引领作用,做好青年优秀演员的培育工作,是推动精品剧目长久流传的可行路径。扬剧这套团校共育、梯队接续的育人实践,为地方戏曲破解传承难题、保持长久舞台生命力提供了参照。

持续优化、拓展戏曲生态空间

和很多地方剧种一样,扬剧也曾一度面临传承发展的困境。如今,好戏连台、精彩纷呈的背后,是扬剧生态空间不断得到维护和拓展的结果。目前,扬剧已形成省、市、县(区)各级国有扬剧院团共同发展的格局,它们在剧目创作、人才培养、演出传播等方面各有探索,为扬剧传承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只依靠院团“单兵作战”还不够,想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传承,还需进一步涵养戏曲生态空间。

在此次启航活动中,扬州市扬剧研究所联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扬剧团、仪征市扬剧团、江都区扬剧团,共同签署扬剧发展联盟公约,正式成立扬剧发展联盟。联盟以“一体两翼”“多方聚力”构建全省院团协同联动格局:创作上互通题材、共研精品,人才上共建平台、互派骨干,展演上联推品牌、联动巡演,传承上共护根脉、共梳史料。四家院团携手推进扬剧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在剧目打磨、青年人才传帮带、全域展演传播上同心深耕。此次上演的《子胥过江》与《汉家公主》便是联盟协同创排的成果。

舞台之外,史料的记录与留存同样不可或缺。此次启航活动发布了扬剧百年史料整理成果,系统梳理了散落各处的文献档案,归集扬剧剧目300余部,为150余位扬剧前辈艺术家建立档案;《扬州扬剧艺术》《近现代扬剧名人录》等一批剧种专著完成整理归档,《扬剧新腔赏析》等著作也正在陆续编撰付梓。扬剧口述史采集项目也同步启动。该项目第一阶段将对16位老艺人逐一专访,一人一档,力求“以人存艺、以口述存剧史”。“纸张可以保存剧本,可前辈们细腻的舞台经验、师徒之间口传心授的细节,如不及时记录,就会悄然消散,再也无法追回。”在许多扬剧演员心中,史料整理不仅为他们留下了一份可学习、可参考的资料,更是为扬剧艺术留存了鲜活的舞台记忆,为后辈传承提供了可感可循的宝贵范本。

以剧目创作为内核、人才培育为支撑、联盟协同与史料保护为两翼的整合实践,不只是扬剧一个剧种的自我突围,也为国内众多同类地方戏曲,提供了一份可观察、可借鉴的现实样本。从“一团”的奋力前行,走向剧种共同体的合力启航,百年扬剧正在江淮大地上,书写属于新时代地方戏曲振兴的江苏答卷。此次活动由中国剧协、中国艺术研究院、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旅厅、江苏省文联主办。

让民间舞先“玩”起来,再“沉”下去

□王秀庭

关系。短视频能吸引陌生观众愿意停下来,完整的舞台表演则能让这种停留获得更丰富的体验;反过来,舞台的魅力也会激发观众的分享与再创作。因此,与其争论二者谁会取代谁,不如关注如何打通它们之间的通路。专业示范正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围绕能引发观众兴趣的动作,讲清重心转换、节奏衔接等要点,再把分解动作放回连续舞段中。同时,少一些术语堆叠,多一些正常速度的完整呈现。归根结底,讲解是否有效,关键在于讲了多少术语,而在于能否带领观众读懂此前忽略的门道。

民间舞的生命力,既在令人眼前一亮的动作里,也在动作之间的秩序、人与人之间的照应里。“隆隆咚,隆隆咚”,热闹的网络玩梗之下,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正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鲜活的舞蹈片段让许多人第一次对中国民族民间舞产生好奇。接下来,不妨让“好奇”再停留一会儿:听清动作背后的鼓点,看见并肩起舞的同伴和流转变化的队伍。当观众愿意从一个动作,进一步走近一整场舞蹈,这场网络相遇便会拥有更长久的余韵。

(作者系临沂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创作谈

茅盾这个名字,对我而言,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清晰”是因为中学语文课本里他写的《白杨礼赞》我曾背诵过;电影《子夜》《林家铺子》,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也知道它们是由他的小说改编而成。当然,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也知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模糊”是因为我不曾深入了解茅盾先生的生平经历,也未曾阅读他更多的著作和文章。

今年5月上旬的一天,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王雪与我联系,说他们正在筹办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特展,想为这次展览寻找一首合适的歌曲。我回复她:一时可能很难找到特别符合这个主题的作品,何不创作一首新歌呢?我读过王雪的书和文章,知道她有文字功底,况且她又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便建议她不妨尝试自己写歌词。很快,我就收到了她写的歌词《身后青山》。歌词采用颇为规范的七言体,主歌、副歌、尾身的结构清晰,对茅盾先生从水乡走出的少年,到满怀抱负的青年,再到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家的人生历程,作了高度概括,同时又极具画面感。我觉得特别好,一下子就有了谱曲的想法。

能为茅盾先生创作一首歌曲,我内心十分激动。但又深感此次非同以往,不免压力陡增。一首歌的风格需要准确定位,对于这首写茅盾先生的歌,我是这样考虑的。首先,茅盾先生的一生跨越了不同历史时期,历经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却始终将文学事业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目标,终成文学大家。所以,歌曲风格必须具有人文气质,突出深沉大气、含蓄文雅的特点。其次,音乐的民族风格也需要强调。茅盾先生出生于浙江嘉兴桐乡,江南水乡滋养了他含蓄内敛、谦和温厚的性格。因此,从当地民歌、戏曲中挖掘、提炼音乐语汇很有必要。最后,歌曲旋律要朗朗上口,便于演唱和传唱,但又不能平白无奇、落入俗套;既要好听,又要耐听。我希望写出清新、简洁而富有真挚情感的音符。听了温婉抒情的嘉兴南湖采菱歌和极富烟火气息的桐乡蚕歌后,我逐渐感受到少年茅盾生活过的那方土地的风情。这些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音乐,也启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决定以五声调式为基础,使旋律走向、和声配置以及与词意的结合都融入民族色彩。

《身后青山》以回望的视角切入。歌词前两句是“乌镇的水静静地流,少年心事纸上收”,我采用简单的节拍和音型,形成略有起伏的旋律线条,如轻声诉说。歌者演唱时如旁白一般,向人们讲述茅盾先生的故事。茅盾在十二岁时就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表现了这位水乡少年超凡高远的人生追求与家国情怀。70余载,茅盾先生将家国忧思凝于笔端,映照民族命运的幽微之处。主歌以起承转合的方式,叙述茅盾先生的成长经历。副歌开端“人生这一程路啊,不问归期不问愁”,勾勒出茅盾先生的战士形象:他不是风花雪月的文人,而是一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战士。这句歌词也让我很有共鸣,它传递出我们每个普通人对人生和生命的感慨。副歌通过反复,增强了音乐的涌动感,以表现内心的澎湃之情。尾身速度稍慢,音乐轻柔、安静,我希望借此表现今天的人们对一代文学巨人的崇敬之情。主唱与女声伴唱作减弱处理,仿佛茅盾先生渐渐走远,身影消失在天际。也许,他又回到了青山绿水的故乡——乌镇。

谱曲顺利完成后,我与编曲做了充分沟通,决定全部采用真人演奏和演唱,包括24人的弦乐队编制,以及钢琴、木吉他和16人的女声合唱。弦乐丰满的层次既有质感,也能很好地表现音乐的抒情性;钢琴的音型模拟水乡的清波涟漪;间奏中,我设计了一个唯美、空灵的女高音旋律声部,与男声独唱形成呼应;女声合唱对副歌的推动和男声独唱情感表达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音乐录制时,我邀请了国内一流的录音乐团、合唱团——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和亚洲爱乐合唱团,以及知名录音师王小元、李巍。对于男声独唱者的人选,我希望歌者声线干净,处理作品细腻真挚。一天,我突然想到了青年男高音赵越。我们此前虽未曾合作,但我对他的演唱是有印象的。他不仅音色漂亮、乐感好,善于演唱抒情歌曲,而且形象有书卷气。当我把他演唱这首歌的想法告诉他后,他欣然同意。考虑到现场演出有一位女大学生要与他合唱,如果采用最适合赵越的G调,流行唱法的女声就会唱不上去,所以只能降为F调。录音时,赵越一出声,我就觉得调低了,但他很快适应了,将流行唱法与民族唱法结合得很自然,情感表达真切动人。

这首歌经过两个月的认真打磨,从创作、修改、录制小样、录音到排练,终于在7月4日纪念茅盾先生130周年活动上正式呈现。这首歌在当天的演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和喜爱。活动后,我把用特种纸印制精美歌谱,连同演唱版和伴奏版的音频文件,交由中国现代文学馆转赠给桐乡茅盾纪念馆,希望歌曲《身后青山》能在那里响起……现在,这首歌已在腾讯音乐上线。通过多元媒介的传播,茅盾先生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他崇高的精神品格也影响着更多人。

(作者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理事、音乐制作人)

电视剧《交锋》创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10月15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安全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电视剧《交锋》创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与会人员围绕《交锋》的创作亮点、社会反响、现实意义等进行了深入交流。该剧导演姚晓峰谈到,身处隐蔽战线的工作者大多不在公众视野之内,功绩无法公开,常把个人悲欢藏在使命之后。“因此,我们在拍摄中坚持英雄首先是普通人的创作基调,摒弃过度戏剧化处理,将无形博弈视作创作的重点,人物的压力、纠结与坚守多靠细微神态传递。”

与会专家认为,《交锋》围绕国家安全这一重大主题,将海峡两岸隐蔽战线的长期博弈嵌入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迭代、时代进步与生活流变的宏大进程,以跨越20余年的时代叙事和多线交织的人物命运,生动展现国安干警忠诚履职、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深刻揭示隐蔽斗争长期性、复杂性、常态化的特点,奉献安叙事从普通悬疑故事升华为记录时代、见证成长、理解人生、珍惜和平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该剧彰显了维护国家安全、反对分裂、促进祖国统一的鲜明立场,为特殊题材电视剧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谈歌曲《身后青山》的创作

□侯钧

回望青山依旧,未改子夜长歌